

# 老插春秋

赵维夷 著



# 老插春秋

赵维夷 著

——献给上山下乡的兄弟姐妹

华夏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京)新登字 04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插春秋/赵维夷.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 10  
ISBN 7-5080-0591-0

I. 老… II. 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2192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4.25印张 301千字 插图2

1994年10月北京第1版 1994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9200册

定价:12.80元

# 欲寄此情无雁去

梁晓声

对人生而言，二十六年，无论如何，该说是一个不短的时间。甚至，也许该说是一个漫长的时间才恰当。在二十六年里，呱呱落地的婴儿，将成长为一个青年；纯真的妙龄少女，将被皱纹袭击成憔悴……

然而当年的一代知青们，至今仍在诉说着他们那段“上山下乡”的往事。看来，它真的有可能从一个历史的话题，延伸为一个跨世纪的话题了……

没有那段经历的某些人们，批评他们太纠缠于一种“怀旧情结”。其实，所谓“怀旧情结”，是一切人们的普遍心理。因为青春岁月是人生最宝贵的岁月，无论曾在哪里度过，那地方，那岁月，都必将成为人梦魂牵绕的地方和岁月。哪怕青春度过的方式，近乎于失落、流浪和放逐……

何况，在青春度过的地方和岁月里，还有他们或她们的热恋和初吻永远立在于斯的标志。

连有那段同样的经历的某些人们，如今也幽怨地说——那除了不幸，再什么都不是。干嘛要喋喋不休地总絮叨那一段不幸？

不错，是不幸。首先是不幸。是一代人和时代本身的不幸的遭际。它的最大的代价，乃整整一代人学习机会学习权利的丧失。除了其中的侥幸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成为了“文化知识”的“贫困者”。其次是他们和她们的恋爱季节的丧失。有些人后来重新争取到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权力，但却无法

重获丧失了的爱情。因为爱情只有恋爱季节里才最美好……

所以，关于“上山下乡”的话题，倘仅仅留给历史和后人“不幸”两个字，是很不够的。“不幸”非是它的全部内容。

那一段经历还曾使他们更全面地认识了“中国”这一个广大的概念。还曾使他们更直接地体会了“贫穷”这一个原先体会并不很深的词。还曾使他们更亲密地接触了在中国许多贫穷的农村祖祖辈辈为收获滴淌着辛勤汗水的一部份人民……

于中“中国”、“贫穷”、“人民”都在他们或她们的心灵里，刻下了抹不掉的印象和记忆。

在他们或她们的心灵留下伤口的地方，也生长出了他们或她们的思想。使他们或她们，成为如今现实中很独特的一些中年人。

也许，正是这许许多多的原因，构成了“知青话题”的独特性。以及它一直在诉说下去的独特的意义。

“插队”知青和“兵团”知青的经历很不相同。前者们的经历比之后者们的经历更艰难。命运也更乖舛。

当年的“插队”知青赵维夷，以朴实无华的，真切而又娓娓道来的笔触，追忆了她当年和几个知青伙伴，在太行山地区“接受再教育”的难忘岁月。书中客观而不夸张的叙述，使人感觉，阳光底下，再悲伤再荒唐的事情，都能够以人广阔的胸襟和对生命、对青春的本能热爱而予以包容。此书将会使当年的“老插”们从中寻找到什么是真切的东西，什么是丧失了的东西，以及什么是该缅怀和永远忏悔的东西。也将会使下一代、次下一代人，从中了解许多对自己来说完全是陌生的东西。

而这，也就不失之读一部书的一般意义了！

1994年9月20日于北京

## 前 言

我离开那片大山，告别插队生活已经好久了。那时的我一头黑发，双颊红润，完全不同于现在的我。

我从来不认为那段历史是美好的，但我却常在梦中看见它。我梦见自己又回到了那个小山村，在四壁漆黑，有着一扇木窗的小窑洞里，同当年插队的伙伴们从一口大铁锅里盛小米饭吃。我们一边吃一边说笑，就着一盘炒咸菜。忽然，他们都无影无踪了，昏暗的窑洞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我茫然四顾，高喊他们的名字，却喊不出声，于是恐惧地拉开窑门冲到外面。一下子，我醒了。

我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眼前一片漆黑，心里分明还能感到一种惆怅，以致于我无法确定自己是在什么地方，是个什么人。后来，从窗外传来急驶而过的汽车声，我才意识到这是一场梦。

我常做同样的梦。虽然每次出现的人物和场景不尽相同，但都是我插队的那个小村落和那种切入肌肤的痛苦、艰难、压抑而又亲切的感觉。

我曾经是个插队生，知青生活使我失去了很多再也找不回来的东西。当年，我急迫地想离开农村，改变自己的处境。如今，我又止不住地想起那些风风雨雨的日子，想念插队的伙伴。我深刻地意识到那段生活给我留下了一件非常宝贵的、永

生永世难忘的东西，即生活的力量。

从我走进那个小山村至今已过了多久？二十六年？是的，整整二十六年了。可我觉得一切好像就发生在昨天。

昨天……

## 人 物 表

|          |            |
|----------|------------|
| 冯士琳      | 石沟公社上庄村插队生 |
| 李富根      | 石沟公社上庄村插队生 |
| 莫平平      | 石沟公社上庄村插队生 |
| 鲁建华      | 石沟公社上庄村插队生 |
| 夏 晨      | 石沟公社上庄村插队生 |
| 于欣国      | 石沟公社上庄村插队生 |
| 于奎儿      | 上庄村小队长     |
| 贵 贵      | 奎儿儿子       |
| 乃 英      | 奎儿女儿       |
| 奎儿婆姨     |            |
| 栓 花      | 上庄村妇女主任    |
| 疯老头(于福儿) | 奎儿哥哥       |
| 瘸老汉      | 上庄村饲养员     |
| 连 生      | 上庄村社员      |
| 四毛猴      | 上庄村社员      |
| 月 娥      | 贵贵婆姨       |
| 刘大娘      | 上庄村五保户     |
| 扣 栓      | 上庄村保管员     |
| 来 福      | 上庄村小队会计    |
| 刘主任      | 石沟公社革委会主任  |

孙副主任

郑乐志

老 张

李满山

赵桂玲

孙文朝

周保生

李宏平

鲁坤山

苏 静

薛阿姨

李秀莲

石沟公社革委会副主任

石沟公社武装部长

县知青办主任

上庄大队大队长

石沟公社庙岭村插队生

石沟公社峪口村插队生

石沟公社寨洼村插队生

石沟公社寨洼村插队生

鲁建华父亲

鲁建华母亲

冯士琳抚养人

李富根生母

一九六八年一月。

初冬的风和雪已经光顾了骚动的晋中大地，天很冷。

李富根最后一个从长途汽车上跳下来，站在了晋中平原边缘的一个小小的汽车站上。前面不远就是石沟公社革委会的大院，再往前，便是一片灰色的，高高耸立的太行山的支脉。

他插队落户的那个小村子就在那片大山里。

李富根看着那片山，脸上有着一一种与他十九岁年龄不相称的抑郁和冷漠。他的手里提着一只小小的行李卷和一个书包，独自一人站在人群的后面。他和那些提着硕大的行李卷、帆布箱和手提包，在新奇地四处张望的知青们都不一样。

他的心里真的很郁闷。

刚才乘车的时候，汽车的颠簸使他无中意撞到了一个女同学的头，确切地说，是他的脸接触了一下她的后脑勺。那个女同学扭过身来立刻就涨红了脸，那是一张圆圆的稚气未脱的脸，她瞪着李富根就像瞪着一只大绿豆蝇，很厌恶地低声骂了一句：“臭流氓！”。

李富根感到歉意的心情立刻消释了，他眯起了眼睛。他的眼睛本来就像两只细长的豆荚，眯起来就成了黑黑的一道缝，从缝里透出很亮很凶的光。他就讨厌人家叫他“臭流氓”。

“你再说一遍，你管我叫什么？”李富根心平气和地问那个

女同学。

女同学被他脸上的表情吓住了，向后退了两步，环顾四周，突然提高嗓门叫道：“你管我说什么呢！”

车上的学生开始向这边张望。

李富根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一个穿绿军装、腰里扎着军用皮带的女学生走到李富根面前，她两只手叉在皮带上，不动声色地看着李富根。

“你要干什么？”她抬着尖尖的下巴问他，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威慑力。

她，就是冯士琳。

冯士琳是何许人？她是学校赫赫有名的红卫兵造反兵团的女司令，外名叫“冯司令”。她是李富根的同班同学，一名革命烈士的后代。那个女同学叫赵桂玲，做过她的造反兵团的广播员，冯士琳当然要为她撑腰。

冯士琳与李富根目光相遇的一刹那都迸射出一种仇视的火花，火花在空中碰撞、交战，犹如阴阳二电。不过，并未发出轰响，因为李富根首先收回了目光，把脸扭向一边。

冯士琳是李富根最不愿意见到、一辈子都不愿看见的女人。他不能跟她争吵，不能和她讲理，他一言不发转过身去。

冯士琳以胜利者的轻蔑哼了一声，一甩小刷子，拉着赵桂玲的胳膊往车前头走。

“呸！”

一口痰从后面喷过来，狠狠地吐在车厢的地板上，离冯士琳只有三尺远。

冯士琳看看那口痰，又看看已经靠在车后部的窗口旁、安祥地闭目养神的李富根，她的脸被怒火烧红了。

车上有学生喊：“上啊，女的出马，一个顶俩。”一幅幸灾乐祸的口吻。

赵桂玲及时拉住了要冲过去的冯士琳，“理他呢，你有的是治他的时候。”

她把冯士琳拉到一边，嘀嘀咕咕地说起话来，冯士琳始终用目光狠狠地瞪着李富根，渐渐地，嘴角浮出一丝冷笑。赵桂玲说得对，我有的是治你的时候。

李富根没有闭目养神，他从眯着的眼睛里看见了冯士琳脸上的冷笑，也看见了周围几个女生望着他的鄙夷的表情。他知道她们都厌恶他，憎恨他，不仅因为他是地主狗崽子，还因为几年前那件全校臭名昭著的“游泳池事件”，所以她们都叫他“臭流氓”。

在学校的大字报栏里曾贴过一张他的漫画像，把他画成一个拿着条女人花裙子的二流子，标题为“不耻于人类的臭狗屎”，既然我是臭狗屎，干嘛不离我远远的？我惹不起你还躲不起吗？

终于能离开母夜叉般的舅妈的那点快乐全被冯士琳粉碎了。

他竟然和冯士琳分到一个村上。他想到了“狭路相逢”这个词。

其实，冯士琳也不愿意和他共处一块天地，起码这不是她的本意。

她的那些亲密战友都当兵或去军垦兵团了，她是下定了决心，退掉征兵体检表报名来山西插队的。因为上山下乡是毛主席指出的道路，是最艰苦最光荣的道路。走就走最艰险的路，就当英雄，这是她做事的原则。

她要求分到条件最艰苦的上庄村去。

上庄村原来没有李富根这个知青的名字，李富根是那个村的女生都不愿要，分不下去的。县知青办就找到了冯士琳，“你一个红卫兵司令还治不了一个狗崽子吗？你再治不了李富根，让谁治去？”冯士琳犹豫了一下，就“接收”了李富根。

虽然事与愿违，但也是一场战斗，就好比对面的敌人增加了火力，战斗更激烈了，冯士琳的胜利也就更光荣了，因为胜利一定会属于她。

李富根则毫无选择。

知青们都集中在石沟公社革委会的院子里，等着生产队的人来接他们进村。

公社大院的院墙上贴着红红绿绿的欢迎标语，革委会的头头们在院里院外忙碌着，山坡上的窑洞前站着看热闹的女人和孩子。不一会，学生们就三个一伙五个一队地被接走了。他们相互挥手告别，从不同的小路走进大山。

上庄小队接学生的人来了，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一身黑袄黑裤，精瘦。祖上不知承受了哪一族的血脉，遗传给他一个又尖又高的鼻子，眼睛陷在眼窝里，滚圆、犀利，脸色是一种被山风和黄土染就的赭石色，一顶灰白相间的瓜皮帽扣在他高耸的额头上。

他说自己叫于奎儿，是上庄村的小队长。

他看了看地上堆的行李，吃惊地问：“来了几个人？”

当弄清是六个人时，他更惊讶了。他回头大声喊：“连生，愣甚哩，不搭行李？”

从后面走过来一位矮墩墩的壮实小伙，牵着头牲口，他冲学生们腼腆地点点头，说：“来啦。”脸就红了，赶紧弯下腰去

提行李。

三头牲口都驮得满满的，奎儿心疼地摸着驴背小声骂道：“这是做甚哩？是来俺上庄村开店的？这些多行李！”

不过他就是大声骂，学生们也听不懂，这些当地土话就像一种陌生的外国语，听起来又古怪又可笑。

石沟公社所在地恰恰是平原与山区的交界处。前面，是平坦宽阔的晋中平原，后面则是一片山峦起伏、绵亘不断的太行山。

奎儿领着六个学生进山了。

六个知青中，四男两女，除了李富根和冯士琳这一对死对头外，还有两对好朋友。

一对是胖子于欣国和“四眼”夏晨。从背后望去，他们就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珂德和桑丘番沙，一个高瘦，一个矮胖。两个人的性格、家庭也大相径庭。于欣国的父亲是一家饭馆的厨师，于欣国乐天好食，不善心机却为人仗义；夏晨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中学老师，他自己也嗜书如命，戴着五百度的近视眼镜，且并不像唐吉珂德那么好斗，是个明哲保身、活得小心翼翼的人。这两个人本不会走到一起的，偏偏文化大革命中哪派组织都不要他们，他们便搭了伴去看大字报，去串联，一来二去便成了朋友。

另一对是鲁建华和他的女朋友莫平平。鲁建华是一个将军的独生子，英俊、孤傲。一年前，当同学们正在复课闹革命的时候，父亲就把他送到石家庄去当兵了，但他因为玩枪走火打伤了一名战士的腿，被开除军籍退回了学校。父亲拒绝再为他“开后门”安排位置，他便一赌气报名来插队了，还瞒着家里带来了一个“苏修特务”的女儿——莫平平。莫平平的父亲至今

还被造反派关在专政队里，她是一所女校的学生，文化大革命以后这所学校解散了，她就和从小青梅竹马的鲁建华一起来插队了。

鲁建华和冯士琳曾是造反兵团的战友，他告诉冯士琳带莫平平来是受人之托，碍于情面。冯士琳很爽快地说：“没问题，一块来吧。”

他们就走到一块来了。

他们从公社出发时还不到晌午，一直走到太阳落山，还没走到上庄村。奎儿带着他们爬上山梁，钻进沟壑，翻过了一座又一座的山，脚下的路越走越细，山越爬越高。山梁上升起了一弯冰冷的月牙儿，山风打着唿哨将月牙儿吹得摇摇晃晃，月牙儿似乎没听说过这种拉风箱般地喘气，一路新奇地跟着学生们。学生们开始还一个劲地问奎儿：“还有多远？还要爬几座山？”后来，他们也不问了，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就在他们觉得自己再也走不动，再也走不到头的时候，奎儿指着前面一片黑黝黝的山说：“到了。”

学生们懵懵懂懂地被许多双手拉扯到了一间土窑里，坐在一盘热乎乎的大土炕上。窑里点了盏煤油灯，光线很暗，学生们只觉得门里门外都站满了人，也不知有多少，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穿着黑衣服，木然地瞪着他们，或咧着嘴冲他们笑，样子很怪。

等学生们的行李都搬进了窑，奎儿就开始讲话了。他的话不多，就那么几句，车轱辘似地重复着，中心意思是：代表全村十五户人家，四十三个大人娃娃欢迎北京来的知识青年。他说，这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咱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这革命目标是甚呢？就是多打粮食。他

讲完了，社员们并不鼓掌，只是乱哄哄地嚷嚷，大声地咳嗽。学生们一句也没听懂，嗓子 and 眼睛却麻辣辣的，是被弥漫在窑里的旱烟味熏的，一种又苦又辣像焦树叶子似的气味。

奎儿让学生们也讲几句，冯士琳就站了起来，社员们立刻静下来，瞪着眼听她讲，咳也不咳了。

冯士琳讲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讲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又代表来上庄村插队的知青表了红心。她讲得很富激情，耳边的小刷子一甩一甩的。

富根从她讲话的表情和手势中，想起了她在几百上千人大会上的发言，感到很不舒服，后背上一阵针扎般地疼。他知道这是一种神经刺激后的反应，是背上那片伤疤留给他的后遗症。疼痛沿着它特定的曲线蔓延，富根用手抓着自己的裤子，悄悄忍着。

接下来便是插队生们自我介绍，站起来自报姓名，报一个老乡们便叽叽喳喳地评论一个。

李富根是最后一个站起来的，他报了姓名刚要坐下，突然从门外传来一声嘶哑的怪叫，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冲开人群扑进窑里，一下子就撞到窑当中的桌子上，把油灯撞翻了，窑里变得漆黑。人们乱成一片，又嚷又叫。这时，富根听到了一种嘶嘶的笑声，像一只动物在喘息，古怪得令人毛骨悚然，而且这笑声就在他的脚下。

奎儿迅速点亮了油灯，昏暗光线照出了地上那个黑东西，原来是一个佝偻着的小老头。小老头穿一身黑袄，正蹲在李富根脚下，仰着脸对他笑。他的牙很脏，嘴角淌着涎水，满脸皱纹，一头蓬乱的白发遮住了半边脸。他直勾勾地看着富根，似乎要对他说什么，刚刚伸出一只手，坐在不远处的鲁建华带来

的那个女孩子就大叫一声，扑到了鲁建华身上。

这时，奎儿已经冲过来了，从地上拉起小老头，不由分说就把他架出门去。

窑里又响起乱轰轰的说话声，冯士琳问她面前的一个中年汉子：“那老头是谁？他怎么啦？”

汉子回答：“一个疯子。”

“疯子？怎么疯的？”

汉子回答了，但冯士琳没听清楚，想再问，奎儿回来了。

一进窑，奎儿就没事人似地对在灶台前烧火做饭的几个婆姨问：“面做下了？”

“做下哩。”

奎儿转身说：“学生家饿慌哩，吃面哇。”那几个婆姨就双手端着热腾腾的大瓷碗塞到学生们手里。

吃面的时候，奎儿给学生们的交待：米面怎么领；菜、油怎么分；柴禾放在哪了；吃水咋办等等。社员们也不走，都站在一旁看着学生们吃面，好像北京人吃面都稀罕极了。

奎儿嘱咐完了，一个卷着衣袖，衣襟上还沾着白面星星的女人走过来问于欣国：“待吃呀不？”

于欣国并没听懂她问的意思，就鼓着腮帮子嗯了一声。女人开心地笑了，说：“俺叫栓花。”

“她叫栓汉子。”一个男人在后面喊。

“栓你啦？”栓花笑着向后面骂道，于欣国莫名其妙地抬头看着她，只见她嘴里一颗包金的门牙在油灯的光晕下一闪，亮晶晶的，很晃眼。

插队生在众目睽睽之下吃完了面，奎儿便招呼乡亲们回家去，然后他带着四个男生把行李搬到一座窑里，告诉他们：